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

朱國禎輯

封賞

吳元年九月平吳吳師還論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 遇春鄂國公賜綵幣有差即拜信公大將軍鄂公為副將軍北伐

洪武元年平定中原明年六月鄂公破開平還軍卒于柳河川信公方攻慶陽 上遣都督僉事吳禎勅諭曰事平副將軍馮宗異掌總兵印駐慶陽節制各路軍馬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茂才率其二徃鎮山西其一

增守陝西大將軍偏將軍湯和回京論功行賞後會遷鄂公畢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尋克慶陽時征南兵已還以大將軍未至先賞將校指揮人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校入謝　上諭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所積皆民所供是謂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推暴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以酧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畧地戰鬥矢石之下勤苦固多今日成功受賞可謂榮矣咸咸悅而退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劵賜之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劵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焉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二等其一高一尺廣一尺六寸五分其一高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侯三等其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其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其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

信仍以舊券還允一賜而遣之十一月大將軍至京慰勞甚至副將軍馮宗異亦至　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乃不俟命輙引衆還闕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勳舊不問

己丑　上御奉天門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鄂國公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諸州郡又自率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疾甍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亦如之

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失
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兵時當隆冬擅自班師致士卒
凍餒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諸郡縣量與白
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
有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珍巳聞風膽
落比師抵明州國珍遁逃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放
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入郷復叛失陷指揮徐璓張俊
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
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
取廣東比至南澳何真巳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

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同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諸處又從開平王自陜西復取上都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曾[illegible]臣從大將軍南北征討屢有

戰功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各
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
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源
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二百
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溥文幣七表裏參政陸
仲亨文幣二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鎮撫各六表
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
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
其各處守城有功官員平章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
伯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

兩文綵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二百兩文綵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綵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一百兩文綵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綵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文綵十表裏各衛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駕船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賞物等第各稱功過諸將士無不悅服

三年大將軍率諸將分二道北征大破王保保兵克應昌獲元主的孫十一月班師　車駕出勞江上諸將奉

[illegible]大封功臣丙申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
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丹陛左右　上
詔諸將諭之曰汝等其聽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
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
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
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馭下故功皆不成朕本無意天
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　神明之眷祐有非人力之
所至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　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
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　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
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
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
取應昌其功不細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鄱
陽時奮勇忘軀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
而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僥邀封爵都督僉事郭子興不
奉上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
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漠北
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
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
宜列公爵左丞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

餉給軍食未嘗乏之右丞相徐達舊同鄉里朕起兵時
即從征討四方摧强撫順勞勛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
爵宜進封大國以示優異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
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
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
者六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
相兼太子少師宜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
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

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叅軍國事食祿五千石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鄭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惟常茂如後無嗣兄終弟及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

郭子興鞏昌侯費聚平凉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
趙庸南雄侯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楊璟營陽
侯康茂才之子鐸蘄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
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俱賜號柱國榮祿大夫祿
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黃彬宜春侯曹
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祿俱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六百石賜號勲階並同華高嫡子許承襲
食祿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廢長及之並賜誥命
鐵劵仍賜文錦及帛李善長徐達各百疋常茂馮勝各
八十疋李文忠鄧愈各六十疋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

德興顧時耿炳文費聚各四十疋華雲龍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吳良吳禎各三十疋趙庸廖永忠俞通源各二十四疋華高楊璟各二十二疋康鐸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疋僉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參政戴德曹興才各二十四疋平章李伯昇十六疋征北回兵復征興元指揮二十四疋千戸衛鎮撫二十疋百戸所鎮撫十六疋征定西興元應昌指揮二十疋千戸衛鎮撫十六疋百戸所鎮撫十二疋徧賞守禦未出征指揮文綺及帛十六疋千戸衛鎮撫十二疋百戸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在

迥不賞外人賞銀十兩錢六千仍詔諭天下封中書右丞汪廣洋忠勤伯祿三百六十石弘文館學士劉基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皆賜誥賚善大夫護軍右丞薛顯封永城侯祿千五百石三分之謫海南詳本傳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橫肆召諭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勛匪朝夕所致比聞所若家僮恃勢驕恣不可不治小人無忌他日或生釁隙爲其所累速去之譬如治病當除其根庶無後悔

五年六月作鐵榜申誡公侯略曰朕觀古帝王紀及功臣傳其君臣或有始無終使忠良股肱不免受禍誠可

間也間有聖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姦臣不能離間故得優游終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享富貴之極朕甚慕焉即中主未嘗不切切加意奈何跋扈之臣恃功作過不得已而誅戮此臣之自取也又有中間各少察斷而不明何也蓋功臣奴僕倚勢欺壓良善為臣者不能察其所為致使縱橫刑官執法其君不察將謂大臣使之姑息不問含忍太多及法司屢奏却疑大臣欺罔一旦不容即加殘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當時功臣雖曰忠良却不能檢束其下有一罪責即怨其君往往有之積久猜疑致遭刑戮此臣不能察之過也

君臣兩失其悔曷追朕起布衣頼股肱宣力平定天下
旣巳論功封賞傳及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
僕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
除親屬别議外但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
敢有恃功藏匿者比同一犯折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
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其目有九一内外各
指揮以下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奉命征討與
者受者不在此限二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
軍三公侯家不得強占官民田地以前三款違者初犯
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免死一次四内外各衛官軍非奉

命出征不得輒於公侯門前侍立聽候違者杖百發烟瘴地面五功臣家管庄人等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剌面劓鼻家產籍入官妻子徙置南寧六功臣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人奴僕及親屬倚勢奪產並依欺毆律處斷七公侯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戶已有明額報官敢私托門下隱蔽差徭者斬八公侯家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及受人田土與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俸祿一半三犯盡停三犯四犯者與庶人同罪（後陸仲亨陳德家人犯法奪所賜公田）詔建功臣第宅于中都凡六公二十七侯儀仗戶公二十侯十五佃戶三

萬八千餘戶守墳戶韓魏鄭宋四公各一百五十戶衛
公并列侯各一百戶
七年　上念功臣屬族多命增歲祿列侯自中山侯以
下十三人歲祿千五百石加賜公田千石滎陽宣寧宜
春河南四侯舊九百石增爲二千五百石都督藍王王
弼都指揮郭英各二千石都指揮徐司馬韋正各千五
百石同知都督何文輝丞相胡惟庸各二千石御史大
夫汪廣洋陳寧並千九百石指揮以下有差　上原與
魏公布衣交先後用兵平天下多專征勳勞最重仰京
中賜第曰大功坊數召達并諸將入宴甚懽又以達年

漸高空休沐諭免侍朝固辭不許　上命都督府凡開
國以來功臣自公侯而下至百戶有未食報而先卒及
身膺爵祿恩未及嗣者各查實上聞得其子孫凡二百
九人皆陞用之士卒丙申歲以前克大號軍者二十九
人皆授官

九年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各衛指揮嫡長次子爲散
騎恭侍舍人其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凡一百四人庶
子以流官後有捍大患禦奸侮者仍入世襲不在流官
之限或有不恭怠事律有常憲

十年沐英副鄧愈征土蕃大捷封西平侯祿二千石

十一年　上以湯和舊將惟守毘陵有慊念相從之久
洪過論功封以侯爵今平閩粤擒北庭酋長于巳蜀人
臣特將謂之忠威福不專謂之智進封信國公祿三千
石世襲明年冊錄西征功仇成為安慶侯藍玉永昌侯
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
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
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世指揮使
十三年鄧鎮襲封申國公
十七年論平雲南功潁川侯傅友德進潁國公祿三千
石世襲總兵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

先以功封侯令功著南征加世襲祿二千五百石都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開國以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勲尤著當加封爵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令世襲祿各二千五百石仍加祿帛自二十疋至八疋鈔各百錠

十九年李景隆襲封曹國公

二十年封朱壽舳艫侯張海航海侯其月封降將納哈出海西侯卒子察罕襲封瀋海侯

上以中外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為徃徃罹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頒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永為遵守先是湯和入對從容言

天下已平臣廣經戰鬭筋力已衰乞骸骨自便時公侯皆在見和之請亦次第以爲言　上春秋漸高聞之喜各賜鈔萬錠俾建第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强爲朕一行視其要害地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奉　旨即行自閩越並海之地築數十城而歸

二十一年六月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賜　勑敘起兵共事艱難三十餘年爾年邁歸鄉追思往事歔欷不能自已惟勳著彤庭功成名遂爾我同心丈夫至此垂名不朽特賜白金二十錠黃金六錠鈔三千錠綵段四十

表襄勅和夫人胡氏賜金銀三之一鈔五百錠綵段半
之八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破虜還朝　上責
其無禮仍論功行賞賜玉銀二千兩鈔千錠綺五十疋
左右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銀一千兩鈔
四百錠綺十疋定遠侯王弼銀千兩鈔八百錠綺四十
疋右叅將都督孫恪銀五百兩鈔三百錠綺十五疋都
督徐司馬等六人銀各四百兩鈔一百錠綺八疋指揮
蕭琦等銀各三百兩鈔一百五十錠綺六疋指揮同知
陳鏞等十人銀各二百五十兩鈔一百四十錠綺五疋
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銀各二百兩鈔一百三十

錠綺四疋千百戸鎮撫王英等各銀綺鈔有差戊辰宴
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
二十餘年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
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圉無警民
息轉輸之勞軍無戰爭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坐享富
貴矣諸將頓首謝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嘗爲中國患或
要和親或求貨賄其心譎詐反覆終爲邊害今　皇上
威德遠被區夏仁義所感罔有不懷況神謀妙算包括
無遺故臣等得以汛掃腥羶效犬馬微勞　陛下不以
將師爲責而重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可報補　上

悅賦平胡詩三章命群臣和之封都督僉事孫恪為全寧侯祿二千石世襲　御製武臣敕一曰守邊之將撫軍士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糧餉軍士毋得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瀘海衛所嚴於保障封故樂浪公濮英子璵西涼侯祿二千石世襲頒武臣訓誡錄集申鳴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鄧遐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所為善惡成編釋以直解俾武臣講習徐允恭（後改輝祖）襲封魏國公祿仍舊常昇襲開國公祿

三千石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斂激變江西指揮戴忠受賄縱賊皆坐罪集武臣守禦之方享富貴福子孫之道爲保身物俾之誦習進永昌侯藍玉爲凉國公玉有功當進封部擬梁國　上怒其無禮中止終念其勞改封凉仍鐫其過于券

二十二年凡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司造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斂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申明武臣不得與民事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司轉達都督

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
違者治罪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曰
自汝在鎮吾無西南之憂錫宴奉天門賜金二百兩銀
五千兩鈔五千錠綺一百疋別賜鈔一萬錠令起第[illegible]
陽尋遣還鎮東川侯胡海等還京詔靖寧侯葉昇獨[illegible]
賊首具德忠賞鈔千錠金百兩銀三千兩綺三十疋[illegible]
與普定侯陳桓等賞次之
二十三年　賜公侯鈔各二千錠令建先塋神道碑[illegible]
帝三代皆追封王爵五月　詔遣公侯還鄉魏國開國
曹國宋國申國潁國六公各賜金三百兩銀二千兩鈔

千錠綺三十疋以後凡公還鄉者賜皆如之侯金二伯兩銀千兩鈔同來朝正旦壽節出兵班師復命皆賜銀鈔六月　上以公侯伯子國有大勳勞人賜卒百十二人爲從曰奴軍至是年老賜還鄉設百戶一人領其軍給屯戍之印俾自耕食賜鐵冊曰朕與群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爲帥當是時發號施令所至摧強撫順罔敢以五十步笑百步是令既行三軍奮發間有逆者法必不貸自渡江以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爾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等爲百夫長督率兵百十有二人護衛之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

國穎國京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京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潘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號鐵冊軍先賜功臣田土佃戶及儀仗戶李善長解臺事上還賦役戶詔以京衛軍士充之李除二十戶諸公十九侯十九八月封桑世傑于敬徽先伯祿一千七百石世襲十月封張銓為永定侯祿一千五百石世襲雲南功皆

賜鈔八千錠起第

二十四年三月封劉基孫廌為誠意伯增祿三百六十石共五百石世襲宋國公馮勝子誠與家人同謀殺人婦縣官勿舉事覺法司論死連坐徒二十一人　上以

諒功臣子特免死餘論如律九月賚天下致仕武臣凡
壬辰年至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指揮
使銀一百兩鈔二百錠指揮同知九十兩鈔一百八十
錠指揮僉事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正千戶儀衛正七
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副千戶衛鎮撫儀衛副六十兩鈔
一百二十錠百戶所鎮撫五十兩鈔一百錠壬辰年至
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爲官者指揮使以下銀
各減十兩鈔如之巳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
爲官者賞同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爲官
者指揮使以下銀兩減十兩鈔如之先是　上念諸功

臣多故幸其存者欲加恩賚遂詔天下致仕武臣入朝凡二千五百餘人咸賚之　上諭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皆少壯今朕年老爾等皆亦老矣久不相見思之至切故召爾等入見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臣叩謝　上曰同歷艱難至有今日願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二十五年封都督僉事俞通淵爲越巂侯誥曰朕卽位以來賞罰之行悉遵古制爾通淵父廷玉及長兄通海當朕開創之秋以舟師來附從度大江所向克敵報功之典未及舉行而爾父兄相繼捐軀朕甚憫焉當天下大定論功行賞特贈爾父河間郡公爾兄虢國公仍封爾仲兄通源爲南安侯以報前勞豈意爾仲兄黨附權姦負父恩義自身沒後奸謀始露稽之於古揆之於律在所不宥然立功者前人造罪者後人以後之罪廢前人之功朕所不忍今特改封爾淵爲越巂侯（與前鄧常濮劉桑等皆欽承炎集）祿二千五百石世襲命仍歲給公侯之祿各歸

舊賜公田于官　上自卽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前代
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
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
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
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乃頒稽制錄于功臣
二十六年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勑曰歷代聖君賢
臣必謹禮節循法度者所以畏神明也盖知畏神明則
知禮法一或不謹神且鑒之將假手於人其禍立至朕
卽位之初稽古定制使勳臣世守朕觀前代受封皆爲
虛號其於祿食止給繒布　我朝賜以厚祿及膏腴士田

所以待其功者不爲不至尚有不知分限以速罪戾者已命翰林院歷考漢唐宋故事輯爲稽制錄頒示今再申明仍將公侯食銀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爲定制俾不至違越亦保全勲舊之道也

自功臣外劉繼祖以微時捨葬地追封義惠侯嘗孝陵功都督李新崇山侯駙馬李貞恩親侯歸順何真東莞伯降王陳理歸德侯明昇歸義侯俘歸王子買的里八剌崇禮侯降虜納哈出海西侯卒子察罕瀋海侯其功臣庶子得官與賜米賜田時有之又定功臣不得建享堂塋具皆自備殁于戰陣者官給

選舉

上渡江即迎秦從龍召陳遇等講論并咨政務比親征婺州駐兵最久得范祖幹葉儀王冕等而宋濂劉基章溢葉琛王褘最著蓋鴻碩之儒無不搜致其聞風來見者甚衆即令府縣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兼通書筭法律亦並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復命知府知縣有濫舉者俟來朝治其罪未當朝覲者歲終遣至京治之甲辰既平武昌勑曰古帝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

林武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漸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十年之後老者休致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悉令知之

吳元年三月令設文武科塲取士令曰葢聞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

於經綸撫治則任文臣二者不可偏用古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十五學修齊治平周官選擧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收羅文武擢用賢能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擧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擧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候開擧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十月遣起居注吳 林魏觀等以幣求賢于四

方尋詔天下守令詢舉學識德行之士禮送京師

洪武元年所徵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 上曰
國家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才智之士新授
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責成功洪範曰既富
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
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
干戈擾攘疆宇彼此求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
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
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
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

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甘沒世而已今
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以臻至治巖
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
擢用焉尋命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訪山東河南
有隱士俱下大將軍徵送
三年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
賢者在職其民有士君子之行風淳俗美固易爲治教
化彰顯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
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
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輙竊仕祿所得資品或

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德之賢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毋得與官役游食奔競之徒並行咨爾有衆體予至懷雜使育不

爾八月京師及行省開鄉試初九日初場後三日二場又三日末場京師直隸府州縣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

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衆多處不拘額或不能及數者亦聽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尚書各一道二場論一道末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筭律騎射觀其材武書通六義筭通九法律觀其决斷

四年令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二月十九日策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明日張榜授職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賜伯宗朝服冠帶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

詣先師廟釋菜高麗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縣丞
林實柳伯　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遣之徵天下儒士下
第隱逸者陝西儒士趙晉浙江儒士張羽至京晉字孟
陽博學善談說古今入見所言深合　上意詔賜襲衣
授秦府說書尋以老致仕賜鈔錢遣還勑曰卿學孔孟
之道抱濟世之術而元不能用隱居鄉里及朕平一海
内旁求俊彥卿乃詣闕俾輔親王朝夕啟沃而年老疾
作難以久勞侍命卿致仕俾得安養優游餘年羽字來
儀應對不稱　旨遣歸儒士趙新爲開封府知府梅珪
爲北平府知府于炳爲濟南府知府餘爲知府者又十

儲人時天下官多缺員命今歲各處鄉試取中舉人俱免會試悉赴京用

六年天下舉人至京者多　上欲造就其才擇年少俊異者得張唯王璡李瑞張翀等擢編修賜冠帶衣服令入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等爲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遇甚厚上亦以科舉所取多後生少年文詞可觀未能措之實用暫停令有司察舉德行兼文藝者以進

十三年設四輔官徵王本杜祐等任之詔郡縣舉聰明

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之士
上諭廷臣曰天下未嘗乏賢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
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
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國
之治亂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
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天下
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
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諭曰人之
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惠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
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

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覈其嗇之

十五年行人齎勅訪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遣送至京其見任教官職專訓士不在舉例八月命禮部設科取士期三年一試著為令御史趙仁言近徵天下人才列置郡縣受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今將一考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以為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等第量才受職代彼舊官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考覈孰為稱職孰為不稱孰為平常送部分別黜陟

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　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被其害令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然後任職濟等議爲七條其一文武之臣政暇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明達治體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二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留

存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命二司具善惡實跡參酌去取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未必盡當其堪用者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不堪遣還鄉里者令社師教其五見任官員豈無才學之士廉慎之人初用秀才決不可及今宜覈實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相兼取用其六刑罰未省賦役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作興學較均平徭役使民無訟其七六部都察院布按二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練達吏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

可泛用耶人議上從之九月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劉等第上聞 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爲時用小大器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也又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諭曰知人堯舜所難豈朕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 徵聘遺逸爾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爾者其悉舉爲朕用於是齊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每人一錠仍諭優待病卒者所司給棺斂具舟車送其家來朝而卒于道者亦如之韜等尋授布政等官

十七年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數從寛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塲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塲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塲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塲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

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質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較訓導專教生徒及罷官吏倡優之家於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九月應天府舉人廖孟瞻等三百二十九人

十八年三月壬戌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第一先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綸浙江解元也及廷試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既啓封　上自以夢故用丁顯爲狀元子寧如故綸第三子澄二甲爲庶吉士子澄本傳云會試第二廷試第三編修丙子以第一甲進士及第

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爲檢討　震爲承直郎陳廣爲中書舍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獻爲衛府紀善李鴻剛爲潭府奉祀正楊靖爲吏科庶吉士黃耕爲承直郎蹇瑢爲中書舍人鄒仲實爲國子監助教瑢後賜名義其諸進士上以未更事欲優游之俾觀政諸司給以出身祿米俟其諳練政體然後用之在翰林院承勑監等近侍衙門取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爲庶吉士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八月乙酉以二甲進士方昇胡昌齡三甲梁德遠李恒等九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各縣丞下第舉人俱爲教官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士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有可咨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政爲此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罷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後二十一年二十四

年二十七年廷試俱見大訓記三十年春秋二榜見劉吾傳中間徵召時時行之科舉禁例始嚴歷朝遵守祖制之存者惟此獨重

今禮部登科錄猶存洪武四年一本考試官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前序出宋濂又有主文官禮部尚書陶凱侍講學士潘庭堅而知貢舉則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左丞胡惟庸也皆註其字第一塲先經後四書疑各一篇春秋用搭題授官吳伯宗外郭翀潞州壺關縣人吏部主事吳公達麗水縣人戶部主事二甲楊自

立等十七名皆主事其二主計三甲姚宗敬等一百
人皆縣丞俞友仁仁和縣人三甲書三代曾祖祖父
仕宋元者皆書有民籍軍籍儒籍之分百二十人中
浙江二十九人江西二十五人福建二十二人見于
史傳者吳伯宗袁泰葉砥聶鉉十八年後試錄無存
蓋壬午死難諸臣多出其中一併革除矣

第一場

易

法象莫大乎天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制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書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詩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春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七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公三年

禮記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四書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

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皐陶湯於堯
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
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
夫伊尹之樂孔子之祖述其與見知聞知者抑
有同異歟請究其說

第二場

論

射禮論

詔

擬漢光武封功臣爲列侯詔 建武二年

誥

擬唐太宗以馬周爲中書令誥 貞觀十八年

表

擬唐魏徵謝除侍中表 貞觀七年

第三場

策

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爲天下後世慮至

深且遠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來尚矣

自是以下漢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

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

定新樂祖孝孫奏雅樂房玄齡修律令李衛公
明兵法論者謂唐萬目舉其果有合於先王之
道乎　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干戈戢戢紀
綱既正然猶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　詔與
科第博采羣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闈
較藝請以立經陳紀之事相與講明之夫禮樂
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而聞歟政令治之具也
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所以正俗也家塾黨
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也
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

莅政也任法之與任人孰爲經國之遠謀乎取
士所以任官也選舉之於資格孰爲銓曹之要
法乎鹽錢國之大利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
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　國家惟
求實效不尚虚文茲稽諸往古驗之當今使言
必可行而行之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
毋有所隱
廷試策以敬天勤民爲問且云所謂勤民者宜莫如自
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
者果何爲耶豈勤於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宜莫

急於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

三代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趨宋之倫理差少疵議

果何道而致然歟蓋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

泛毋畧

大約題旨宋濂奉　旨撰上　上又親自改定

原文人筆氣而蒼勁處又自逈別一代文運之

始夫豈偶然其初會錄登科錄并爲一　並無錄

文至永樂十三年始分爲二有錄文然殘缺之

後亦未可據惟以前　廷試策題稍帶行書似

大臣親筆不托中書官葢其慎密簡樸如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一

朱國禎輯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本稱侯箕子胥餘旣陳洪範避地朝鮮商之遺民從者五千人武王因封焉乃敎民禮義田蠶爲約八條俗貞潔夕戶不閉飲食以籩豆有汕水出焉地邊燕燕自立爲王東畧地將并朝鮮會齊秦伐燕乃北或曰朝鮮亦稱王非也又有三韓之說韓者東北夷尊稱曰呼韓曰單曰汗曰漢語聲畧同字書或異故倭亦曰中韓今朝鮮諱言之秦屬遼東築長城自此起漢

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爲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侵據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後亂復還之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新羅百濟爲一歷代所紀甚詳元史遺漏多其國自有史採而存之王居松都有東西二京姓王名瞮者享國久號爲高宗元世祖之十九年爲王瞮之十二年元使者徵國贐還渡江爲盜所殺元人疑之絕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爲王瞮之十

八年遣將撒禮塔往征至鐵州虜其將朴文使呼速降文反呼勿降元斬之圍急判官朱希勣自刎死至龜州守將金慶孫率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先鋒流矢中慶孫臂拔出氣彌壯進戰却走之元再至元攻城副將朴犀與慶孫力禦元焚掠旣憐王度不能支遣世子倎詣元議和慶孫等固守不下數以大于滿擊其攻城雲梯（大于滿者朝鮮人謂大砲也）明年世子倎諭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守城不下倎諭之亦不從王召至將斬之椿辭色不變元將曰此爾家忠臣釋之旣約和許貢黃金七十斤白金千三百斤襦衣千領馬百七十匹元乃置京府縣以

七十二人爲達魯花赤監之旣班師瞰盡殺所置官於是元兵來攻無寧歲其相崔瑀請王遷都江華以避江華者高麗海曲地尚書俞升旦曰小事大禮也棄城郭捐宗社竄走非計指揮金世冲排門入詰瑀曰祖宗之都舍此安之瑀引出斬之瑀憾而達衆挾王刻日行松都人戶十萬金碧相望悉棄委之亡何撒禮塔復至攻處仁城有僧避兵城下射撒禮塔殺之王授僧上將軍僧辭居二年國人洪福源叛歸元元以爲東京總管使領降民隨元兵來寇元定宗時爲王瞰之三十四年元使其將阿母侃屯鹽州王保江華不敢出元憲宗即位

王入朝還居松京而崔瑀子沆爲相狃其父說止王
又二年憲宗使其弟野窟王率兵一萬入東界阿毋
洪福源趣北界屯大伊州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
上以族子綧爲已子質於元野窟使之隨軍綧貽沆書
請王出迎沆報不許野窟陷西海道王遣使致書祈哀
爲期期六月王又請以明年野窟尋得疾還留阿毋
洪福源守之時憲宗方入和林其臣多剛進曰比諸
獸特弓矢當穴獸敢出耶憲宗乃命班師又二年遣
羅大伐之日王來我回兵王子入朝永無後忠王
軍迎世子即朝乃許之明年王病使其世孫倎及

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達愁謂寶鼎曰必世
子竟不往達愁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廬舍殺掠
其扑州迤北皆降元明年王誅其相瑄使世子倎奉
知乃而車羅大暴死瑄者崔沆子皆世官父祖子孫
死於而皆不忠繼車羅大禪將松吉大吉盡壞江華
淤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順帝即位方南攻劉
刂子往見驚喜曰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不能服
不可與俱至開平會職卒命倎歸爲王入我 朝
詔者顓 高皇帝即位之元年遣符璽郎契斯奉
璽書賜顓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非我族入主中

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世華夏擾亂十有八
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作悞入其中
與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左
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
王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
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
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
知之昔我中國與高麗接壤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
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
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二年正月頒表賀

願世世備外藩遣使再賜書賜大統曆還其國流
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國王則世一見其秋王遣
書成惟德將軍金甲良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請
隨以方物獻　中宮及　皇太子又請祭服制度
召使者問其國中政事風俗顓素奉佛使者言狀
曰佛法非所以治王之國北接虜南近倭而不自為
備旅私憂之仍遣偰斯封為高麗國王馳紐金印賜王
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使者言王
顓有女遭亂沒軍中　上令中使訪歸本國厚賜衣飾
三年正月遣禮臣徐師昊往祀王國山川之神　上出

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二月朔文武羣臣侍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授師
臭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送之五月甲
子至其國再甲子子爲壇三壝於南門外攝行祀事當祀
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日回旋上下宛若神
靈來格云并繪地圖以還命宋濂爲之記仍頒科舉條
式凡經明行修之士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
額數選取是科高麗貢人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
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詔給道里
費遣之五年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百五十餘人來師範

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至表賀平夏且請以子弟入太學略曰秉彝好德無古今罔知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臣國雖僻陋偏居東隅自昔皆遣子弟入學于中國豈惟習君臣父子之倫抑亦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冑不勝慶幸 上嘉之且卹死者而朝鮮見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密為備 上覽圖知陸絕海上有倭患不復措意即遼東已入版圖止立衛不設郡縣匪直首先納款入貢之故也尋以高麗貢使頻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之毋數

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復來悉遣還因謂中書
省臣曰方諭高麗無繁令一歲間復數至旣困敝其民
又使者艱涉海卽如鄭夢周輩幸免覆溺能歸言故不
然遂成疑端矣夫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
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
文物其令遵三年一聘禮所貢方物第以地產布十疋
安南占城西里瑣里爪哇浡泥三佛齊暹羅真臘等國
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籲遣其尚書吳季南
子溫等表言琉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
人留居其國蘭秀山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賜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寛而不急斯爲美矣使者至齎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惑焉因小隙而搆成大禍智士君子之所愼夫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旣爲王屬國其中生殺皆得專之今以蕞爾之衆蘭秀山逋逃之徒用朕詔示以威福一呼卽至何疑忌之深也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變深爲邊民患人情無大小安于樂土急則事生況衆多乎王宜熟慮烹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是年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賜王羅綺四十八匹

伊善待之六年使金甲良等復貢馬五十匹言道亡其二及進如數詰之葢足以私馬問馬何以有私則云欲自進於東宮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非春秋義賜顥璽書自後無遣浮言人爲使七年王遣周誼鄭庇等表貢方物表五通其二謝前後所賜璽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貢由遼入陸無涉海其一謝綱恤失風人上覽其貢賜書曰使至覽表事大之心甚著朕觀上古之君制侯綏服之外不治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吏民聖人體天弘仁之心如此朕寶王之巨忠却今之美貢欲王曰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

寵者上宮人兄也宮人幼育元宮中號曰高麗妃至是中使携歸故高麗使誼來是年顓卒蓋其權相李仁人弑之顓無子子其寵臣辛旽之子禑於是仁人立禑明年遣判宗簿事崔原告哀言遣訃盜阻之又有貢使義遇朝使　斌主事實遇于只坂與之攜義殺斌執實遇還王令誅義籍其家　上已聞顓爲權臣所弑怒其害朝使拘原詢王顓所以死狀而遣使往吊祭十年顓被弑三年矣使來請謚勑省臣曰高麗私殺其君詭害朝使豈能長奉邊圉篤守憲章將假朝命壎服其民且掩逆跡姑徐俟之其冬使復來請勑省臣曰高麗事詢之

未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并原遣歸
上又曰高麗使至郤之復來如是者五彼自漢至今挾
詐搆禍爾中書其遣人詰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守
前規則當令歲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
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所留我
遼東邊民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
否[illegible]賊必討明年貢如約陪臣皆至詔曰嬖臣洪倫
弒顓仁人誅倫立禑也　上遣歸勑曰殺中國命使罪
深矣非爾判貢如約不免問罪之師十二年高麗屬夷
龍州上官鄭白等率男婦至遼東請內附守將潘敬葉

旺以聞　上勑曰奏至知鄭白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
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
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
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少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
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臧
則師出有名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
而啟矣十三年貢不如約詔問之是有頃數貽邊臣金
帛復遣周誼入遼東計事　上勑敬旺曰誼數入我邊
雖曰夷性輕薄亦深有機自今無令彼人擅入來者止
之首將無與相見有貢毋得獻召誼來吾處之及誼至

居之京師曰毋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搆惡於我十五年遣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兒爾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高麗之躭羅命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三百十六十七年使兩至修賄諸朝臣甚厚賄有等　上得其籍惡之復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如約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　上諭諸臣曰朕即位以來高麗王顓肯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三韓之人舉安豈意被弒而殞其臣諱匿輒來請命朕數却之益勤不憚索彼歲貢豈富天下哉試其誠偽耳既聽命宜約

削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二十年指揮高家奴市馬
高麗還言禑辭馬直諭唐勝宗償直如初二十一年正
旦入貢乃賜顓謚曰恭愍封偶爲高麗國王二十二年
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是年四月王禑欲寇遼東使其
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景屯艾州以糧餉不
繼退師王怒殺成桂子成桂率兵還攻王城囚王及瑩
景懼不敢歸是以降國人來告王瑤嗣位曰王氏裔
勑禮部曰三韓之地其君臣悖亂二紀矣然國中晏然
今遣使勞瑤而覘之是爲二十四年其明年高麗知密
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

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昏暴多殺
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返軍禑自
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擇
立宗親定昌國君瑤權國事已及四年亦復昏迷信讒
離間勳舊其子奭復痴騃縱酒色與禑黨玄禹實等潛
謀復禑守門下侍中鄭夢周者以前欲攻遼東為李成
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譖瑤欲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
戮羣臣國人謂瑤不足主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
命退瑤私第擇宗親與望無當僉謂成桂可臣等與國
人耆老共推主國伏望 聖裁俯從輿意 上以高麗

僻夷非我所治事情回隱未可為信令禮部移諭聽其自為聲教但取毋釁邊使命往來而已王氏自建開國歷四百三十餘年而絕成桂李仁人子也其冬成桂請更國號　上以朝鮮古號名最美用之遣儀制郎嚴光宣賜明年請更名旦從之徙居漢城旦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為金吾衛上將軍東北面上萬戶是以其國人皆畏服之旦後入貢表有犯上字　上怒下使者吏言此表鄭集總一日所撰　詔還所貢追索撰表者旦即以集來獻安置雲南仍申諭遼東都司禁邊人不許逼朝鮮人往來界上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亡何遼

東都指揮使司諜知其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
江欲入寇以奏聞　上遣使勅責曰朕有天下蠻夷率
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詐慢侮誆誘小民潛通海道
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金帛誘之王顓被弒殺及朝使
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迨後主國遂使子奭來
朝奭還而瑤已廢矣爾篡位也朕聽爾為君封爾王號
爾表至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逾月方
朝謝何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約束旋陰誘女直入渡
鴨綠江夫爾自漢以來為寇不已自取誅夷朕聞金世
宗時爾國表賀稱進玉帶啓函但小石數枚　世宗由是

興師破爾城數十爾北入貢復雜十數空紙圖表函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陸畢備俯視爾國不啻彈丸興兵伐罪何待朝食誠欲全庶所貽示爾福幾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且懼陳謝尋遣子入貢二十九年請誥印不許終 高皇世委心臣服而高皇若 祖訓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且待之建文初旦老請以子芳遠襲旦尋卒賜諡康獻永樂元年給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給象牙犀角及書籍東南夷中藥物二年 上欲屯田遼東索

牛萬頭即獻分給將士每頭酬絹一疋布四疋賜其王文綺表裏六年使其世子禔來朝及歸 上製詩送之遣中官 儼護行明年 上在北京朝貢加厚賜賚并及其妃若正別諸使臣是時朝鮮納女後宮得爲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禔襲此時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近而亦益恭中國慶典遣使表賀貢獻其它慶慰謝恩無常期或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善待之二十一年征阿魯台蹕沙城禔遣陪臣崔雲奏事令還京以俟歷 仁 宣間每有大事須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若行人往優禮賞賚它夷不敢望焉芳遠卒

在宣德元年 諭恭定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并賜嗣王祹書籍五年祹遣人獻海青使還　上賜祹磁器諭中國多珍異獸後勿復獻　英宗即位賜袍服玉帶奏乞弓材特許歲買五十枝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逋於朝鮮界尋亡歸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侄童倉逃匿慮與李滿住同謀生釁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祹阻留部落六年祹復認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仳離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陲忽潛依李滿住誰爲追阻滿住居婆猪江屢引忽剌溫掠臣邊

今凡察與司惡背恩已甚　上勑裪國家倚王爲東藩
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無與較七年以建州朝鮮搆怨
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齎　勑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
審去留戒凡察無妄索會瓦剌密令女直諸部誘脅朝
鮮裪拒之白其事　上勑獎裪忠誠賜綵幣并諭裪東
寧等衛諸逋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撿解無貽累爾國八
年倭犯朝鮮來獻俘九年開原黑龍江七姓野人將侵朝
鮮勑裪嚴爲備景泰間裪卒遣編修陳鑑往封其子珦
珦卒諡恭順子弘暐當襲幼弱讓其叔瑈請命七年封
瑈爲王天順初王與女直毛憐衛佐殺廷議問罪先遣

給事中張寧往內批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遼東奏兩夷方構禍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遡往宣　上德威示禍福諭君臣輸罪聽命隨請寧忠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嫌弱並張兩弓皆折既有鴈橫空而過閾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閾人大帽服使陪臣謝復遣子入學引飲解兵未幾諜報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遼東巡撫程信察之信廉得王所授董山為中樞密使偽制書遣　上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衛譯者往建州慰問之皆不承出偽制書以示瑈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建州也　瑈遣

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鴨綠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酋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獻俘厚賞之五年瑈卒諡惠莊子晄嗣始冊封率遣內臣將遼左爲儀御史侯英疏稱中使繹騷朝鮮號秉禮國乞簡廷臣往　上是之著爲令六年晄卒諡襄悼晄子病廢其兄子娎嗣娎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十一年建儲兵部主事祁順行人司副張廷玉頒詔將還盡却其餽行至鴨綠江再遣參判李克墪致貂裘復固辭王嘉其廉介建却金亭十四年貢使還被寇掠官較捕獲都御史王越請梟示以彰國法仍還原刦以慰遠人

初舒修撰芬謫南巡被杖謫福建市舶司提舉夷人至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朝鮮使者金天爵漂至撫之尤有恩芬以艱憂去天爵等率諸夷送之無不泣下後舒再出再丁母憂去當起服未行或勸之出應曰惟冊往福市舶司耳問故曰夷人雖不知禮義亦知是非前離任諸夷客淚相送若得仍任爲朝廷導揚恩意招徠各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固所願也或言于吏部笑而應曰已復原官矣此戲言謂中國士大夫不如夷人浮海之意占地步耳從前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從遼東鴨山關一名鴉鶻關也至是使臣奏言每遣使

來被女直建州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者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國初即防朝鮮詔勑具存貢道自鴉鶻關趨遼陽過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鎮戍此祖宗微意今雖恭慎豈可遽弛若渡江越遼陽徑趨前屯入關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且諸夷效尤紛紛求請將何以禁又繫北虜之觀望遂不果從朝鮮大饑許糴遼東米與民平易仍給倉儲十萬石十五年建州伏當加等復盜邊詔朝鮮夾擊拔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擣巢

冬擒斬明年春來獻捷賜宴禮部弘治七年朝鮮屬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得半板無死漂抵依巖都（海中地名）巡海官軍遇之載入浙以聞命給衣糧送至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運米既失罪必死詔遣通事侍歸仍勅王赦其罪 王謹聽命十七年娎卒謚康靖封子㦕爲王正德元年侍讀徐穆頒詔十二年㦕請搜選下海民戶逃東守臣亦奏軍民逃聚海島宜[illegible]之時解散從之㦕病風無子遜其弟懌嘉靖元年以修撰唐皐頒詔諭以親藩入繼大統意始 毅皇帝時懌請冊世子中使金義陳浩賫緣內降往錫[illegible]將等金幣括取異

物及童男女至是以禮官言復報罷倭使宗設之亂其
黨有竄入朝鮮者執之來獻　上嘉其忠順勑褒諭賜
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使臣成洗昌及領兵官
蘇洗讓等五人各賞二十兩內臣張欽本朝鮮人正德
中爲太監　世宗即位有推戴功擢掌司禮監加祿米
三十六石蔭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同知欽奏因與義
男李芣許之給事中安盤疏諫不聽八年訴言臣國祖
李旦系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爲司空新
羅亡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爲達魯
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春率子成桂避地東

還至正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之授武班始知名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吏長庚之裔也先　祖訓㦸弑逆之言蓋忌者所傳乞以世系付史館改正許之顧未及行十三年使臣蘇洗讓等告稱本國粗識禮儀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國使到京不復防範因弘治十三年五月女直發哈殺死一夷因之嚴禁出入其後提督陳主事（名邦偁）追束愈嚴違舊行之規失累朝優待之意乞依常自便以慰遠人禮部尚書夏言酌議每五日出館游觀從之十五年皇子生（哀沖太子）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頒詔十七年　上

皇天泰號各廟號　聖母號侍讀華察給事中薛廷寵
頒詔復命後國王刊所遺詩文爲皇華集吏曹叅判都
總管成世昌爲之序遣使謝恩贈二使二十年懌卒謚
恭僖子峼襲明年卒行人王鶴諭祭謚榮靖亦刊皇華
集弟峘立（一日峼之子）二十三年朝鮮民洪貫等航海漂入
通州海門界傳詣京師給衣糧護歸明年漳州民李王
乞等遁番漂朝鮮送遼東都司二十六年峘獲福清通
番人馮淑等幷貨物解遼東咨稱閩人向無汎本國者
頃前後獲千人皆市易日本闌出火藥軍器恐起兵端
上令查勘海道賜峘金幣旌忠順三十一年峘以國初

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官赴京肄習以遵朝制三十六年大内災峘上表奉慰封子顥淸爲世子三十八年倭犯朝鮮擊之盡殲因賀冬至奏聞并歸所掠獎賜有差明年賀使至遼直虜傷從官一詔自今朝鮮貢使並迎護出境四十三年復疏世系事詔于續修大明會典改而賜之隆慶元年賀　肅皇尊謚以舊無此禮嘉其意賜銀幣給事中魏時亮行人許天琦頒詔使臣丁應斗朝賀將回而病遣醫診治免其謝辭其冬峘卒謚恭憲從子昖立萬曆元年檢討許國行人　頒詔自後信使不絕與遣者以爲榮至萬曆十九年四月

倭酋淸正行長兵至遼陷郡縣昖棄王京令次子光海君琿權國事奔平壤又走義州將入中國倭遂據平壤第一子第五子及陪臣皆爲所執遼東發三千人救之敗績二十年大發兵五萬人兵部侍郎宋應昌督軍左都督李如松總兵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明年正月初八日攻平壤克之斬二千餘人益進兵敗于碧蹄時寧波人沈惟敬遊倭說自效往來軍中二酋本畏關白之逼自亦欲遠之使與朝鮮爲難又天寒不耐戰且借惟敬緩我軍我氣銳驟戰得志倭亦棄王京歸王子陪臣走釜山山在朝鮮極東濱海故有舊倭久居爲

巢者盻復歸王京中國亦深信惟敬講封貢爲倭所紿
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事大决裂復用兵至八萬兵
部尚書邢玠總督左都督麻貴總兵僉都楊鎬爲總理
二十六年南原失守王京幾陷鎬疾馳往得定進兵圍
清正于島山救至驟退失亡多贊畫丁應泰以聞　上
怒削鎬職代以萬世德爲總督專任分三路與倭相持
並有斬獲二十七年七月關白死清正等皆渡海去諸
將亦尾而擊之以大捷聞而先應泰奏朝鮮通倭力辯
且誓于神　朝廷亦不問留兵以守盻卒謚昭敬子琿
立至四十七年又貝合亦叛大軍討之出萬兵爲助敗

沒蒙獎諭天啟元年我別將毛文龍破鎮江城擊殺叛臣佟養眞收餘民萬餘守之城與朝鮮接境資其糧餉相表裏又數來攻互勝負三年琿爲其侄綜所殺綜昖長子琿之子也被倭所虜琿得立至是綜引其黨李貴入弑之自立　朝廷方以廣寧之陷不能討請封亦不能往令其使自賫而去　初昖日與大臣沉湎不恤國事倭乘隙而至各道幾盡沒中國兵入援供給煩費重以蹂踐大困兵久不解倭尚走海邊潛伏中朝大臣議郎其地設兩督臣附和者因請設郡縣昖大懼上書言殘弊狀說者謂朝鮮素恭謹爲外臣　祖宗以來優待等

于內地一旦有急發兵往援名義甚正遂欲掩而取之
不義倭非人類恃其殭暴直取王京得二子尚不殺責
以稱臣入貢堂堂天朝乃爲此并吞之計不仁發兵後
遼左亦甚匱乏徵及川湖浙直所費不貲 上亦倦勤
有請不應乃欲爲開礦闗土計不智河南丁酉鄉試至
命題刻于程策衆傳爲笑未幾并遼左失之蓋中國止
尚口角重以攻擊以至失事朝鮮君臣僅僅保守遂以
復寧五年皇子生編修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頒詔至
兼察鎮江軍情崇禎二年毛文龍被殺又無返顧憂潰
邊直犯京城蓋自天啟 元年遼陽失守我使編修劉鴻

訓等不能歸取海道陸路絕海行爲常文龍被殺劉愛塔戰死其弟興賢盡統鎭江兵桀驁有異志爲其下所殺在中國免剃髮之憂在朝鮮亦去心腹之患蓋先後三十餘年國之不亡天幸也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其東南並濱大海北半接海礁石不可泊東則日本南通登萊西北鄰契丹女直西南自鴨綠江入中國分八道以統州郡曰京畿曰忠淸曰慶尚曰全羅曰黃海曰江原曰平安曰咸鏡設官舉士略倣中國因田制俸俗柔謹以蹲踞爲恭崇釋尚鬼惡殺多所諱忌士人喜讀書工詩文衢路悉搆嚴室號扃堂未婚者曹處誦

經習射歲以季秋藉高年吉凶悉尊家禮釀用秫廣袖蔽折風巾茅居苧衣色尚白法無苛條其敗常犯財及殺殊書名三司子孫不齒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境內山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大又有江曰大定曰大同而漢江最勝自鴨綠東流入於海回環曲折至漢城滙爲巨浸南即古百濟又東爲古新羅近唐熊津都督府土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紬苧布摺扇龍文簾席白硾紙狼尾筆紫花硯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秔黍松榛薏苡茯苓人參其入中國原取海道　太祖末年禁遼東人不許與朝鮮人往來則鴨綠江之禁必

巖江路之通起于永樂二年番索牛 蕎頭來獻此豈海
中可行然猶紆廻三門大鎮而後至迄後海道之通劉
二百二十年
葉文忠曰隋唐之際高麗勁矣觀其勤舊乘抗前旌固
東夷之雄也明興濡沫仰流臯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寇
帶之國聲教遠矣彼感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
携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叛順守引于今
慈滿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葉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皇
前言徽于左券 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少忽
干識

菁伯符曰世推朝鮮封始箕氏及讀黃少詹洪憲輶軒錄乃得所謂檀君檀君者其傳堯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檀木下國人君之至今春祀不廢檀君與箕子並都平壤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漢取為樂浪郡范蔚宗漢書敘東夷特詳曰夫餘曰高句驪曰東沃沮曰濊曰馬韓辰韓弁辰其言濊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而夫餘屬玄菟韓有三種馬韓最大而韓鮮王準為衛滿所破將餘衆數千人入海攻馬韓自王則諸國當通系朝鮮其後併入高句麗兼有新羅百濟拓境亦侈大已乃以隋唐師武臣力頗抗前旌號為勁敵頃歲海波

犄警蔚焉幾覆強鄰虎視不退周圍何今昔強弱逕庭哉或以向習華風轉邀文弱摩厲自強無孤卵翼亦有十有完之哲也及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前後凡傳祚千一百二十餘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者用夏變夷於今爲烈吁嗟盛矣

朱史氏曰朝鮮強弱馴暴先後迥異然不難于敬事我明而難于事朱不難于抗隋唐而難于抗元宋之奄奄即停渡海之使其奈之何執禮不廢料女直如指掌隋

兵驕適以自斃唐兵驕不能久持元以盜天之勢切近攻之數十年不能取此豈地利人和之足恃獨有忠臣為之死抗所謂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以此也即倭難有權慄李元均元翼等各自奮立功慄欲東奔志在糾合與夜清正行長終不得肆若謂非中國救必折而入于倭則元與滿唐何以退聽至今其國依然一一反觀了然不必贅也

附錄

朝鮮設官曰議政府左右議政即中國之宰相也曰六曹判書參判即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都承旨

郎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常院僉正郎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察使府留守郎中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亦同中國

使程渡鴨綠江義州諸山迤邐東岸行數百里江曰大定又數百里江曰大同橫淩平壤牡丹諸峰下縣江滸天使館在㨗館之西稍北崇岡廣坡松木鬱陰中爲文廟右祠箕子左祠檀君東明王文廟弗稱要皆備物爲位而不像講堂在學宮後箕子祠新扁舊揭甚多檀君東明王祠寂寂矣練光亭在城上臨大同江下城有風

月樓回視城中四面蔥鬱江上爲浮碧樓尤勝二水夾流爲綾羅島遠望江北峭湧一小城廣可容席爲酒巖有酒流出其下又有白銀灘清流激湍瀰光映帶其後則綿繡山牡丹峰皆聳其背城東垣依壁而立障遏洪濤乙密臺在城內相傳爲乙密先生遺蹟其餘如麒麟窟挹灝樓井田遺制可遊館內有快哉亭出城不數里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止二尺舊存不敢易考朝鮮舊都平壤已徙開城又徙漢城（即王京）盖其國東西二都也城中會慶樓壯麗雄勝亭臺池館花卉奇植靡所不是漢江在漢城十里外源發五臺金剛二山西自鴨綠

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歷數千里至此無所不通臨江絕
壁如削上有危樓高出雲表題曰朝鮮第一江山登江
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榱桷丹青炳燿四
面皆蔽江南畫船如屋乃今以屋作船凡十餘里至楊
花渡乃各道餉餽所聚之處又東自安城行十餘里山
日慈秀董圭峰學士有記對峙有山龔學士定名有記
其景允爲茲國之冠附于此故凡使臣至亦循故事
請遊遂移寶山安城二館于其地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
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

當時魏鄭公是曰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二十五年請改國號詔更曰朝鮮遣儀制郎熙光賜之修撰黃觀贈光詩曰東服來王稍寵褒遥宣聖澤厲儀曹九重錫予皇恩深萬里驅馳使節勞入仰中天紅日近星環北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濤

宣德間　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予前王芳遠并賜嗣王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金幼孜贈孝

恩詩曰會同載筆侍蓬萊文采煌煌映上台奉詔又從
天上出驅車還向日邊來新亭樹色迎征旆驛道梅花
點酒盃好爲吾王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天順初張寧使朝鮮其館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爲百
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前雪柳
折新黃夜半風朴閣筆曰不敢賡矣
成化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祁順行人司副張廷玉
頒詔既就館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
事而順爲之序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
鮮東面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詔書千

聖感儀脩候節萬年臣姿荷宗　茲行大抵關風化四

壯歌成意有餘

祁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鮮爲稱
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雁直守箕子遺敎而
已茲余奉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廷玉來使其國恩詔
旣宣即謁孔廟于成均之舘舘在國城東北隅地最高
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後有明倫
堂堂後有蔵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餘人索其所習詞
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製也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
廷玉賦詩一絕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爲諸生

勉焉藩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之之意惟孔子之道徧于四方行于萬世而朝鮮能宗斯道以雄于東亦爲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書庶賤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堂以相講習而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繼就學于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薰陶已非一日我　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士歲覲京國耳聞目覩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爲道德發爲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于苟且卑陋之習斯爲善學者矣若徒屑屑于詞章末技而弗究其

本焉朋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以詩者意蓋如此諸
生擇乎哉
弘治初學士董越奉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
今無慮數十丘瓊臺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南二詩結
句云好爲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然贈行出于
名公卽景題詩不能自已再錄于後
李東陽贈徐穆詩曰六龍飛御九重天天上文星下海
邊佩物發生新雨露累朝封錫舊山川鶯聲共識中華
字鳳曆初開正德年珍重登高能賦手玉堂清簡待同
編

楊愼送戶臯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雲一品瑞圖來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綠江邊霧雨開王會千年輝簡竹臯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漫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臯本第前侍參身夾持也余景隆

龔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筍尖溪頭和露擢纖纖候迎鼓吹崇飭典奔走村氓貿其瞻筵上日杪雲母飯盤中時有水晶鹽滿襟風月助歸興邦信平生也自廉　賜國王詩曰撫符已久鎭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闕度尙存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洒鳴在野無聞誦考槃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

長安　贈諸問候陪臣詩曰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伴已多情賢藩戀闕葵心切聖主敷恩書日明情逝百川歸少海（時皇子生須詔）望懸列宿拱前星朝鮮秉禮由來舊應識箕疇道教聲　其國人素喜文學我使至必擇善詩者館伴有作必和莫若于皇華集館伴為序詩多不能述

倭患萬曆二十一年遣行人司憲諭其王還國憲故狂誕屬當考選自擬決入吏垣被命即服麟袍玉帶馬上招搖拜客出城盛儀從立中軍館一如撫臣體統至遼遼撫韓取善來謁嫌其遲却之大有違言韓遣人隨渡

江凡一言語受一果一菜密識無遺既還疏劾受賄囊
重至五十擬尋命逮下獄憲憤甚又自以未盡者實之
蔘人參二斤也方行勘其父母皆死于家未久憲亦死
于獄然絕無他賄如取善言所受國王止扇楮蕭硏二
參亦故人官于遼餽其父母者甚重且多則江邊美石
拾而携之爲弄遂碍人眼盡推于寓椿其從人索于家
得之相傳爲笑取善欲實勘疏將臚列文致其罪會死
乃止夫　皇華使者其人不簡亦宜以公論黜奈何以
小嫌逞忿爲之絕地憲不足惜如國體何韓不足責如
通國之公論何

朝鮮國號取朝日鮮明之義高麗亦如之前史有曰九都所謂日月兩九者此也其國有東坡館蓋亦因地取名偶同而我使臣遂以眉山實之曰學士曰惠飯湖歌然竊疑之曰從前跨鶴眞來此何不將此意模寫而槩用許多實事耶一山人詩云　東坡仙骨與人殊倏忽東來渡海隅欲試箕疇應到此好騎鯨背寧無雲移江館迎將蒞影接渝眉入畫圖朝鮮至今傳盛事詩人筆下莫胡盧

朝鮮禮義之國一以敬事中國為主故能長世守國亦得為東藩雖未入版圖宛如一家堂奥次惟琉球其幅員其人物雖不及朝鮮十三而奉命之使必以侍臣成均之優尚存別舍開國以來日加親加厚遠出諸夷之上惟隔在海外不得不從占賦諸國之列而一切詩文與夫使之姓名涉歷之艱險未能盡述兹摘而書之附朝鮮之後固覩安南效順終歸化外日本東又不顧恩義敢于為仇者何如雖曰裔夷苟能自拔不但沾天上之寵榮抑亦洗海波之腥血是當表而出矣

琉球自洪武五年楊載賚詔後有路謙之遣十五年有

梁氏之遣洪熙改元有柴山阮鼎之遣宣德二年獨遣柴山五年柴山再往海中感佛光之祥建大安禪寺答神貺八年山鼎同往以上皆內官復建千佛靈閣皆爲文勒石正統八年遣給事中俞汴行人劉遜十三年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景泰三年給事中陳讃行人黃守宏七年給事中李守毅行人劉儉天順七年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榮爲國大夫程均作八景記蔡宅傍狮寺寺中之景均本中國人能文學者成化六年給事中丘弘行人王文李東陽有贈行文弘未行而卒代以管榮十五年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副張祥

李東陽贈旻詩曰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亦壯哉萬里風濤纔七日六年天使此重來麒麟有服真殊寵龍扆流光莫浪猜歸憶皂囊封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又送祥詩曰鯨波淼淼接天涯海國塵空瘴癘消貢賦遠通中服地升書元自 太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凡使海艘以夏至日開洋北闕歸時望斗杓海舟惟視北斗為的但使行囊無薏苡嶺頭銅柱不須標

十八年遣行人左輔

李東陽贈輔詩曰尚方新報賜衣成玉節金書萬里行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烟火望孤城由來使者聞風化

覲見　朝廷錄姓名不用慇懃宣聖德遠人先賀海波
平李詩頗多蓋成化間事亦見太平景象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
侍讀屠應埈贈侃詩曰絕域天王使三年諫省郎星辰
雙鳳沼旌旆接鰲王蜃氣鴻濛合潮聲日夜長錦帆滄
海上蘭棹行霞光　南荒饒霧雨窮島接風濤下瀨樓
船過馳封使者勞夷官趨弁服海色照麟袍若道唐虞
際應憐日月高　帝遣辭青瑣乾坤屬壯遊九霄持漢
節萬里狎炎州日抱蛟龍躍天涵島嶼浮遥憐張博望
銀漢問牽牛

主事唐順之贈澄詩曰天王玉冊頒三殿漢使星槎下
百蠻鬼國至今通象貢樓船何處是龍關海迷南北惟
憑日雲起蓬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
程還
陳侃使事紀畧曰十一年五月至福州造舟如式以鐵
梨木爲柁餘琉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看針通事
一人率夷水手至代見役初洪永間使海外諸國者二
使造二巨舟各藏一空柩柩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繫
銀牌重若干兩倘遇風波知不免附柩中以釘錮之舟
覆任其漂泊欲俾漁人見之取牌昇柩置山島俟後使

者過載以歸一舟所費二千五百餘金至是并爲一舟
舵亦不用十三年三月舟工畢其製上下適均長十五
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二十 艙艙口與艦面
平高不過二尺深至底以梯出入兩開小牖如穴隙蓋
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艙外前後俱護以
遮波板高四尺許前後竪五桅大者長七丈二尺圍六
尺五寸餘以次而短後作黄屋二層上安 詔勅中供
天妃舟中器具無不備舵凡四具用一置三以防不虞
櫓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之大鐵猫四約重
五千斤大綍八每綍圍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載以行

艕之登岸水四十櫃涓滴不輕用且防久泊也四周紅
布爲幔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多備刀鎗弓箭之屬
佛郎機二架水手一百四十餘人護送軍百餘人千戶
一員百戶二員領之通事引禮醫卜識字人各色匠役
復百餘人人給衣裝銀十二兩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
二十六日啟行三司官送于南臺翌日至長樂五月朔
至廣石有廟祀天妃生自五代歿爲神祭海登舟是日北風大作晝昏
如夕五日始發數舍而止海角尚淺八日始出口風微
颿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艙視之四顧茫然九日隱隱見
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

釣魚嶼黃花嶼赤嶼夷舟帆小不能及十一日夕始見
古米山夷人鼓舞喜達家鄉夜行徹曉忽風轉而東用
櫓進寸退尺失其故處一日始至山有夷人駕小舟來
問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又轉北不能行欲泊山
麓下多亂石避之舟蕩不寧十四日至夜聞舟有聲若
欲迸裂者葢大桅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衝風搖撼
環忽斷其一衆駭亟以釘鉗之聲少息海水滲入舟數
寸衆呼天妃而號惟舵工乃漳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
足懼速求釁縫塞之衆知其然然舟蕩甚不能立有僧
識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盍若回舟從順舵工曰不可

海以山爲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然勢須從衆旋轉之
後舟果不蕩桅燭尋錯皆塞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
翌午風自南來舟不可東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四
望惟水令人升桅以覘久之云遠見一山微露如角小
山伏于其傍詢之夷人曰此熱壁山亦本國所屬但過
東已三百里再過即日本矣申刻至其山泊焉十八日
世子遣官來犒夷衆四千人駕小艦四十艘列左右分
纜牽行晝夜可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難以人力勝泊
于移山之嶼所遣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泊至五日風亦
微息復行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曰那霸港亭

榜威儀甚肅先祭後行冊禮請留　詔勅捴寶藏者已
八世矣國有天界寺圓覺寺最鉅佛殿清潔不可容履
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
樹似櫻葉類鳳尾四時不改色王數造館致敬旬日不
至日日本人在此俟其去非敢慢也九月二日餞行布
筵水亭中觀龍舟之戲皆效中華亦奪標以爲樂俗舉
棹人皆小吏與大臣子弟各具綵服簪金花鮮濡于水
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臨發黃金四十兩爲贐辭之十二
日登舟看針通事夷役數人護行王親長史等官進表
謝恩二十日開洋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大桅五丈

櫓者既折須臾舵葉亦壞僅存其餘舟人大哭呼天妃求救果有紅光燭照衆讙曰娘娘至矣舟果少寧翌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同行夷舟遂相失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復將作决計易舵忽風止得易易後風浪如故二十六日忽一蝶飛而繞舟尋一黃雀立桅上衆皆喜其夕風大作舟奔波水聲如雷達曉已見閩山矣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二日入城餘見本傳大約去時風逆自不可行利則恐直至熱壁山反在琉球之東將近日本然有夷人守望轉轉無事來則秋盡冬初只恐颶風桅舵損折有救有不救一聽命于天妃

以放光蝶雀為驗至魚龍之異往往有之余同年夏子陽舉此差亦云夏與行人王士禎同使至閩為撫臣徐學聚所寄凡三年始行還則萬曆三十五年八月矣使臣王易毛鳳儀貢謝并致二使所却餽金一百九十二兩有 詔使臣廉得體仍與賚回鳳儀又上言初賜漳人三十六姓知書者列名大夫長史為貢謝之司慣海者任以通事總管為指南之備今世久零落僅餘六姓仍染侏㒩椎結之習天語天字盲昧不通外島外洋針路常舛甚至貢期失悞儀物差訛先萬曆二十二年差菊壽等進貢迷路入浙被官兵擒獲屈鬻徼功僅存者

齎實解福建軍門金學曾發漳人阮國護送得回二十
八年復差長史賫表請封竟失歸路呈請福建衙門仍
遣阮國并漳人毛國鼎（國鼎隨軍朝鮮征倭被擒復得歸者）送回令道接
天使仍差阮國給以都通事色目渡海護行事竣令彼
列銜本國大夫差送天使還閩毛國鼎給以都通事色
目同臣奉謝惟是一切禮儀賜姓淪亡必須再賜庶行
無阻得貢不愆期下禮部行撫按計閩中人利于出洋
且視琉球在庭戶門應者必多又有出于所賜之外者